

LIERZONG
XIAOSHOUXUAN

李尔重小说选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李尔童小说选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李尔重小说选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0 1/8印张 2插页 251,000字 印数：1—13,850 1982年6月第1版
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6 定价：0.98元

序

多少年来，写了一些东西，属在文艺作品的行列之中，于是有人说我是作家。我爱好文艺，是真的，还在三十年代就在报屁股上写过一些东西，现在，连题目都忘了。解放后，国家成了自己的国家，使我有机会发表了若干作品，也只是心有所感，业余为之，并不象专业作者那样精雕细刻，可供大雅。加之才薄笔钝，智浅艺粗，虽有小技，固不敢忝列阳春白雪，即充数下里巴人，亦有逊色。这不是以谦饰骄，乃是如实说话。

我读过私塾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少年无知，常自以为知识丰沃，出人一等。受到党的教育之后，才识童蒙未开，应再更始。革命实践，生死搏斗，或化险为夷，或从容赴难，才见圣人如林，艰苦岁月，韧脆比鉴，或萎靡屈降，或励志从艰，始见正气搏天。弹雨林中，遍走亡我之士，疾苦海里，尽见轩昂之忱。洒碧血，染黄沙，斗敌顽，斩鬼蜮，降龙伏虎，煮海翻天；吃树叶，披霜雪，栉冰风，宿荒野，兴谋出策，以苦为甘。鲁迅惊车夫之高大，常感于我；主席示群众之英雄，实动此心。纷纷纭纭如斯者，汨汨于怀，此“灵感”之所以兴也。

兴之所致，由于心之所感，由于伟人伟业伟迹之所击。戎马倥偬尝伴桃花绿柳，战阵搏击时浴落霞长风，传奇故事，百倍于三言两拍，惊险摹旗，远胜于垓围赵壁。日日时时，满是诗情画意；山山水水，尽显焕彩文章。无文之人，尚恋眉语眼听心

唱，我有重笔，仓忙疾书，未计蚩妍。这就是我写作之由来经过和实际。

文联同志，热衷扶老，约集中短篇若干，使之成帙，命我为序。序应述实，实事求是，最难，难在自知之明，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；难在强于自胜，不讳疾忌医，不自卖自夸；难在秉公心，遑双眼，鼓双眸，不偏听，不偏信，不自作圣人；难在调查研究，客观取材，如实取材，不囫囵吞枣，不吃小米拉小米，做到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，探得事物之本质；难在既知即行，言行一致，表里溶融。我也常力求实践此道，又常常违于此道。此有昧于事物实质所致，亦有由于风格不高，知黑而违心述白者。今日为序，难也在此：第一，总想说自己的文章好，第二，总怕别人提出严肃批评，第三，总望得别人恭维。提笔踟蹰，咋舌搔耳，心存低徊，缀字不文，只好恬然自供：自信无坏意，笔钝才亦疏，阳春白雪高人作，下里巴人我自甘，好坏如何，功过如何，自在人间。是为序。

尔重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于石市

目 录

序.....	(1)
石德路上.....	(1)
舒队长.....	(80)
三个战士.....	(97)
我们的报.....	(143)
多消灭一个敌人.....	(188)
杜厂长.....	(230)
一日一夜.....	(250)
一升米.....	(275)
过考.....	(304)

石 德 路 上

一 楔 子

日本鬼子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修成了石德路，把河北大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一刀砍开。一九四二年战犯冈村宁茨出任日寇华北驻屯军总司令，大修封锁墙，筑碉堡，修汽车路，施行铁壁合围，反复抉剔，挨户清剿，……平原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残酷最光辉的年代，平原的人民经受了最严重最深刻的考验，表现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气概。

就在这个年代，石德路上生长出一位大英雄，名字叫做丁庆文。

他是冀南第五军分区的敌工科副科长。石德路修成之后，敌人依靠石德路，越来越凶。这时以丁庆文为首成立了石德路工作队，专门与石德路上的敌伪进行斗争，所以丁庆文又叫丁队长。

在石德路上，提起此人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那一带的汉奸们，咒骂自己的伙伴时，有一句最不利的话：“你小子这样损！看你出门碰上丁队长！”

当着敌人四下增兵，要扫荡石德路一带时，政府往往通知老百姓早做准备，老百姓总是安然地说：

“不要紧！有我们丁队长，哪个坏种也生不了秧！”

碉堡里的汉奸们，日本鬼子们，强迫附近老百姓，每日派人去报告情况，这叫做情报员。汉奸们不断地问丁队长如何，特别是新到石德路上的汉奸们，普遍听到这样的回答：

“丁队长，可了不得，双手使枪，百发百中，甩枪掐电线，背枪打鸡蛋！……”

“什么叫背枪打鸡蛋呢？”汉奸们问。“就是随便向后一指，把百步以内的鸡蛋打个粉碎！”

“这么厉害么？”

“你不信，问问别人都知道！可有一宗，这丁队长是有德性的，枪不打无过之人。谁要是安分守己，不胡做非为，丁队长永远是不伤害他的！”

老百姓为什么愿意这样说呢？因为许多存心胡闹的汉奸，多半是一听这个话，就老实了一半。

这个工作队有多少人呢？说起来才三个人，三支盒子枪，内有一支只能单发。别看人少，在敌人心里觉着，眼里看着，好象这丁队长带着成百成千的人马在活动。因为石德路上的死心汉奸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都会遭到打击：也许他白天到某村去了一次，勒了个大脖子回来，到了晚上，就有人在碉堡根上指着名数他今天的罪恶；不然，也许第二天早起时，在窗户纸上插着一封信，给他个警告。那屡教不改的，有的死在大街上，也有的死在送朋友才一迈门限的时候。喊话的报号：“我们是丁队长的队伍！”写信的署名都是丁庆文。打死了汉奸，晚上又要给碉堡上课，说明打死理由，报号也是丁队长的队伍。

到后来，石德路上的汉奸们互相劝告着：

“好好地，留点良心，可别惹这位钉子！”

老百姓在敌人铁路公路海墙据点的网里，在层层碉堡的根下，胜利地得到了比较平稳的日子。

二

一九四〇年的十月，石德路就修成了。沿着铁路，最远的是一里路一个碉堡，密的地方有的半里路一个，或者更近些。各车站上都住上鬼子兵，各碉堡上不是伪军就是鬼子。铁路两旁不到五六里就是公路，公路上又有据点。敌人为了捕捉八路军抗日工作人员，以各据点为中心，把所有村庄具体分开管辖。每个据点或碉堡管内的村子，每天要报告一次。如果临时发现了八路军，要立时报告，如有违犯，轻的打个头破血流，重的就是死。紧靠铁路的村子，每天晚上要轮班看守铁路，从这个碉堡领牌子，传到下一个碉堡，按时传到，不能延误；各护路人员手持红灯为记，手持红灯平走，就是无事，若红灯乱舞，就是有八路军，各碉堡马上枪炮齐鸣。

敌人想着把石德路弄成个铁壁铜墙，让八路军抗日工作人员，永不相通。

敌人从一九四〇年夏初，开始修石德路，用两个装备优秀的旅团配合驻在各地的敌人，合力抢修。起初，八路军和老百姓想用一番力气，把敌人这分割阴谋打住，用几个主力部队碰了几次，虽然互有胜败，算起总账来，咱们是不划算的：咱们整个力量，与敌人对比，是敌强我弱。咱们的主力，是发展壮大本钱。拼消耗，打硬仗，是敌人的希望。只要我们主力拼完，敌人就会胜利。八路军懂得这个道理，还是执行了毛主席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的战略方针。不是硬碰硬，而是破坏拖延。老百姓白天被敌逼着去修，晚上，又随自己军队去破。炮火连天，整整经过了半年的斗争，最后才修成。老百姓和队伍都很疲劳，就在此时，敌人利用这新的交通线，运来部队，进行了残酷的秋季扫荡。人们在这种新压力下，有几分灰心。

敌人可得意了。每天出来到村子抢夺，起初还三百五百成群，到后来，三个五个都敢出来到附近村子发歪。不是要东西，就是要修工的人，人们好容易坐在街上高兴点，拿起烟袋抽着，唠个咯，常是被一阵子发慌的脚步声给搅乱了。

“快点，躲躲！又来了！”

小孩子们，青年们，再顾不得唱歌了。鸡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剩下的鸡，一个也不往街上去。雄鸡也不叫，它们只要听到人一跑，马上就钻到乱草堆里去。村子里好象才出了丧一样地安静，老年人们叹气，青年人们发呆。

“这可怎么好呢！”人们的嘴里心里如此说着。

就是在这时候，军分区派下来丁庆文。

丁庆文是河北束鹿县的人，他的家归冀中第六军分辖区管辖。一九四〇年时，他约模二十三岁，中等身材，长圆脸，看不出什么特别地方。站在一伙青年人里，他大概是最不惹人注意的一个。他象是没上过中学，写出来的字比念一冬书的人强不多少。话语上，也不象中学生那样有条理有文化。

他一下来就到了离石德路五里远的北石村，住在大虎家。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摸到大虎的门前，着一个人蹲下，丁庆文登着肩爬过墙去，挨到窗户跟前，轻声地叫着：

“大虎哥！大虎哥！”

“谁呀？”大虎很吃惊。

“我呀！别害怕，我老丁啊，就是破路那会，住你这的老丁，记得不？”

“啊？……啊！丁科长？”

“是啊！开门吧！”

“啊！”

大虎点上棉花油灯，把丁庆文三人引到屋里，两个小孩子还在被窝里，女人披上褂子面朝里坐着系怀，尿盆子在地下摆着，

屋子里炭气味夹着骚味。

“啊呀！丁科长，可把人吓死啦！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别提啦！算糟透啦！咱们队伍啥时候过来呀？怎么听不见信啦？坐下，坐炕上！”

三个人都坐下，两个小孩抬起头来望着。女人下地做饭去了。

“队伍来是来，你想想来了咱们能一下子把鬼子扫平么？”

“平自然是平不了，揍他两下也老实点啦！你看这还了得，一天三遍两遍的来。要了这个，要那个，就差没有要倒丧车（死了人用的那种纸糊的轿车——注）啦！打点粮食却折腾折腾也不够他的！丁科长，你看看吧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都耷拉脑袋啦！”

“你们自卫队呢？”

“都给人家修汽车道，挖县界沟去啦！一天不知得去多少人！”

“你看这就没办法啦？”

“哼——……”大虎把头摇了一下，“有办法，除非队伍来！……”

丁庆文也就再没有谈下去，一直到吃完了饭，大虎家也没有说一句话，样子很不高兴。两个孩子吃完饭，象两个小狗似的，坐在热炕头上去啦。丁庆文要大虎告诉村长，着人给看着外边。隔壁马老大娘到大虎这边借麻衣罗子，闯到屋里，一看炕上坐着三个生人，扭身就要走。

“大娘，坐坐吧！”丁庆文叫。

老太太听着说话和气，知道不是汉奸那边的，转过身来，直着脖子望了半晌，才颤颤巍巍地说道：

“你们哪里的呀？”

“我们是八路军，大娘！不用怕！”

老太太一听立时脸色沉了一沉，郑重其事地表示特别关切地说道：

“怎么还来呀？别闹啦！弄不过人家，白吃亏！”

说着转身就走，走了没有三步，又转了回来，好象丢了什么，一直挨到丁庆文跟前，把脸伸到丁庆文下巴前面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丁庆文，说道：

“队伍住哪儿呢？没让他们碰上吧？”

“没有！老太太放心吧！”

“啊！阿弥陀佛！”老太太慢慢地走了。

这时，村长侯福禄另外还有两个人进来。侯福禄和丁庆文是认识的，两下打了个招呼。侯福禄把跟前来的人介绍了一下。一个年长些的，粗墩个子黑脸膛，长着两个有光不露可是很机灵的眼睛，这就是情报员——也就是敌人那方面的顶名村长——马汉三。另一个年青的瘦个子的是自卫队长万成功。村长三个月前本是个胖脸蛋，现在瘦成两个坑，颧骨显着高了许多，眼出了两个窝，未等丁庆文发言，他脸上一脸又苦又累的神气，象祷告似地问：

“咱们队伍还不过来么？”

“怎么样？福禄哥？够呛？”

“可真够呛啦！看看咱们自己人心里也凉快凉快！”

“可真是呢！”马汉三说：“这家伙了得，一天把脑袋拴在裤腰上啊！不见吧不行，见了那群王八蛋，不定哪弄的不合心，就给你一顿！”

“你做什么呢？”丁庆文问。村长笑着答道：

“他当汉奸村长，汉奸情报员，都是他。丁科长，你不知道，才一支应他们就找不着一个合适的人，嘴还得上去的去，人还得赤胆忠心，还得能扛打。找来找去，找到了他。他还算不错的

呢，挨的打不算多，头上还打了个窟窿呢！要什么给什么，那卖老婆卖孩子也供不住他。当伪村长就得能说，他要来硬的，就扛几下。我们这位‘汉奸’就是干这个的！”

“可真不易！”万成功补充着。

丁庆文听说他是情报员，心里就转了多少转。问他在附近伪军的负责人，部队人数，内部情形，谁和里头有朋友亲戚关系，很快知道白王村的碉堡上有个伪军中队长姓袁的，就和马汉三过去熟识。又了解了李石店那里住着一个警长，钱上最黑，为人顶坏，一天找老百姓勒脖子。三个两个人敢到村里来。

“自卫队没人敢整他？”丁庆文问。

“自卫队泄气啦也领导不动，不顶用啦！……现在可比不得先前！”

“没一个敢干？”

“有该没有？一个人谁干！再说干不好，惹了祸害，老少都骂你！”万成功说：

“我领着干行不？”

“……”万成功干笑着，象看三岁孩子拿锄铲地。

※

※

※

果然有个汉奸石警长，在李石店一带登记老百姓，发放“良民证”；若是人人都有了“良民证”，没有的就不能站脚，八路军工作人员就不能活动——敌人的目的就是想把八路军和老百姓分开。良民证要贴像片，照相由警察所给照，值一元收三元，良民证用纸一份三元，手续费一元，一张良民证就得七元，合二斗小米。领良民证要本人亲自来领，不定哪家的妇女被这个汉奸或过路的日本鬼子相中，他便说你八路嫌疑，扣起来奸污。老百姓的妇女都不敢去，就得特别花钱。这一张良民证领下来，也许三十元五十元不等。

“这姓石的，可不是中国人种。”柏庄的村长周定邦说，“这小

子要在此地住上一年，李石店周围的老百姓，都不用想活！”

“他都是几个人出来呢？”

“没准，顶多二十个人，到近处，有时一人都敢走！”

“他一个人都是敢到那里？”

“李石店东头常去，他的炮楼在西头，离着还有一里地呢！”

“整了他行不？”

“谁敢哪？整了他容易，老百姓扛的了么？日本鬼子还让？他不敢把全村给洗了哇？”

“他出村还敢一两个人走么？”

“在铁道上他就敢。”

“村长，你们村自卫队里还有敢干的没有？只要有人帮我一把。”丁庆文坚定地说，“我保险除掉这个坏蛋，还不让村子受累！”

“你怎么不让村子受累？”

“要是偷着把他劫走，然后你们就报告敌人去，说八路军打埋伏把石警长捉走了，你说应付过去了不？”

“……也许行！你用人多了，怕没人敢跟你干。现在，都吓破胆子啦，不同早先。”

只这一天，丁庆文的脑子就翻动起来了，看看几个月前大家还曾是快活丰满的人物，现在，都变得干瘦泄气，好皱眉头，不敢说撑劲的话。马汉三刚强一些，谈到和敌人斗时，也是摇头，连说：“得慢着点，人好象都散了神啦！”刘庆丰、张玉珍看着大家这泄气劲，身子也酥酥地发软。开头还断不了说几句硬话，给他们撑撑腰；到后来，看着他们实在拿不成个，自己也就软绵绵地没话说了，坐在一边眼发直。丁庆文看看村干部，又看看跟自己来的两个，再看看大虎屋里的那个不高兴样，简直不相信是坐在一个老根据地抗日群众的炕上，心里的困难，一阵比一阵的旺起来，有几次自己跟自己在心里说：

“这还怎么整？！算啦！回去报告一声，完啦！怎么人们变得

这么快呢！”

一转念，他马上又想到政治部主任在他临出发时，曾一再地嘱咐：

“现在，环境是艰苦了！群众也会一时表现消沉。但这只能是一时。只要咱们好好依靠群众，好好地照顾群众困难，改变过去公开斗争方式，使群众不至遭受严重打击，还是可以干起来的！主要的是，不要怀疑群众，不相信群众，不好好依靠群众！越艰苦越要依靠群众，才有办法！”

想到这里，精神又振奋了许多，他望了望刘庆丰和张玉珍，想给他们以鼓励，也想从他俩那里得到支持：

“老刘老张！你们看怎么办？”

“……怎么办？……哼！反正不大好办！”

“那咱们回去？认输？”

“还能那样？哪怕跳油锅，咱们也得试试！空手回去？……”刘庆丰摇着斗大脑袋倔强地说。

“老百姓？……也不一定都泄气得了不得！”张玉珍说。

“你们看靠老百姓，靠得住不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要靠不住，还能在这里坐一天？老早不就送给敌人了么？老百姓经得胜，经不得败！发慌，要说他有外心，那还不会！”刘庆丰说。

“当汉奸去的是有哇！那还是百里千里挑一！”张玉珍说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慢慢商量着办！能多办点，就多办点！别想一肩膀子就把日本抗倒！”刘庆丰说，“我说，先把袁队长，让马汉三想办法去争取争取试试！同时，着人到铁道南去看看那个死汉奸石警长，要能生出办法，把他整倒，老百姓信心就会增加的！”

这个意见，三个人一致了，其实谁也没有把握。

晚饭后，丁庆文找来马汉三，教给他找那伪军袁队长谈话办

法，慢慢试探心情。要是他还有点良心，不忘中国，就可以拉个关系，慢慢帮他进步。又找万成功谈了一回，嘱咐他多和青年人们谈谈。先组织一伙，想办法干起来，说明只有群众组织得好，咱们队伍才能进来行动。不然，一过来就得吃亏。因为丁庆文心气壮，大家心里也亮堂了许多。丁庆文派刘庆丰留在北石村，帮助马汉三争取袁队长，帮助万成功收拾自卫队，自己和张玉珍到铁路南去看看。到十点钟以后，他们便爬过石德路，到达了李石店近旁的小柏庄住下。

“一两个就行，你帮我找自己队长谈谈！”

丁庆文好象“押宝的”，成不成先押一门再说，总不能一次也碰不着红吧！他抱着这种连自己也没有把握的心情，希望着收拾到一些力量，达到自己的希望。自卫队长张义来了。他一望这在两三个月前时常来过的丁庆文，便八分知道找他的用意了。他有意地把话头拉到吃饭、庄稼、收成……等问题上去。丁庆文费了好大力气才拉到正题上，问他找人。对这个题目，他可不象前边那些题目话多。

“不好办！村长知道，人好象都散了！光怕沾他……”

丁庆文给他讲了许多道理，张义也不反对，起心眼里也赞成。一谈到找人干，还是没有，丁庆文的心又凉了下來。

张玉珍看着都是这个劲，有些着急，他拉了丁庆文一下：

“妈的！咱俩干，行不？就不信中国人这样松！”

这主意显然不行，出来时，党一再嘱咐的是组织群众，反对脱离群众的蛮干。丁庆文觉着说这话太不该，简直是有意地“牙啃”（讽刺的意思——注）自己。发作？他又是自己下级，还是忍耐了吧！丁庆文做着不自然的笑脸，转成解释的口气：

“别急！慢慢地，总可以有办法！”

晚上，小柏庄给敌人修工的人都回来了，很有一些人吃了饭到周定邦的屋子来闲谈，吐吐白天所受的洋气。有的叹气，也有

的骂街。其中有个青年自卫队员名叫永泰的，比别人气得更狠。他不只一次地说：“妈的，真该拼他一个！”丁庆文想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积极的，特意跟到他家去拉扯，问他累不累，在哪里修工，修的怎样，……正赶家里把晚饭端上来，丁庆文劝他吃饭。

“气都灌饱啦！真不想吃！……”永泰气愤地回答。

“别着急，慢慢想办法。打日本不是一拳头了事的事情。慢慢想办法！”

原来他们就在李石店村东头挖护路沟，石警长时常到那里。丁庆文起初想混到修工的人里去捉他，村里不同意，因为人家要点名查清。到后来和永泰还是商量了一个办法。

第二天永泰起得很早，吃了饭和一伙年青人便去修工。

李石店东头离柏庄不过二里半路。李石店有五百多户，东西大街，也有一里半长。碉堡安在村西头的外边。村东头是李石店最繁华的地方，石警长就在这里靠上了一家暗门子。他要是去住的话，总是天未黑之前，不吃晚饭就去。天黑之前永泰回来了，满脸高兴，找到了丁庆文一把拉到他家里。

“丁科长，准啦！我领你！”

“好！”

吃了晚饭，好容易天才暗下来。丁庆文、张玉珍、永泰三个人就去那暗门子家里，捉了个准当，从被窝里把姓石的拉了出来，拉到漫田地的土坑子里。

“你做了什么罪知道不？”

“知……知道！我知过必改，饶了我这条狗命就行！”

“说！犯了什么罪！”

“我不该当汉奸害中国人！”

“你不该强奸妇女，敲诈民财，你不该替敌人出力推行良民证，你这个汉奸，该死的東西！”

这汉奸听到“该死”两字，真以为要死了，吓得连连磕头求